

讀書錄要
江中下
單

漢書門				
九	四	五	〇	
七	一	〇		
一	六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内			
九	四	五	〇
七	一	〇	
一	六	函	號
冊	架		類

儒家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0
冊數	1 (1)
函號	299 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讀書錄要語序

淺草文庫

朱子而後立言為訓者數十家予竊愛近代薛文清

先生讀書錄因日讀之復鈔其要語於冊以備時習

先生此錄天理人事無不兼該而下學之論猶多也

其言一字皆足以訓戒來學上與濂洛關閩群哲

之書為伍予為是非敢潛有所取舍也取其中吾氣

習之病者而攻之為日用潛修地耳譬諸中風痺者

世醫投防風羌活諸草之劑先焉若夫空青水碧世

外竒寶非不用也將以待別科也

弘治辛酉正月元日後學吳廷舉書於蜀署之習靜

軒

薛氏讀書錄序

不履鄒嶧不見泰山之高不臨滄瀛不見東海之廣
不及孔門豈見室家之好百官之富哉夫聖門崇矣
漢莫有如董仲舒者唐莫有如韓愈者而皆不在七
十子之列未見道也傳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道豈
易見哉宋興周子崛起程子張子倡之朱子闡之而
道復明身雖不及孔門而學則七十子矣嗣是而見
道者益鮮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於乎道可得
而明哉

國朝河東薛文清氏其庶幾乎非程朱之言不言非

程朱之行不行其有志於七十子而望孔門者乎觀其立世標準斯文高視不下可以言道矣愚嘗得讀書錄而觀焉巖巖太行洋洋龍門其見不亦大哉然欲求周子何莫學夫太極圖欲求程子何莫學夫易傳欲求張子何莫學夫西銘欲求朱子何莫學夫啓蒙欲求薛氏其在讀書錄矣其在讀書錄矣天水後學胡纘宗序

觀薛卿若有意於學橫渠者橫渠之言遠河津之言近橫渠之言精河津之言切

薛氏其有得於敬乎讀是錄數過而心不警身不省者鮮矣薛氏其有得於敬乎

夫人皆讀書而皆不如薛氏讀書而如薛氏而後謂之讀書否則道聽塗說與不讀書等耳

讀是錄而後讀近思錄而後讀小學而後讀齊魯論語可以入門矣

愚有許多病痛盡在錄中業是錄者咸擬為嚴師於戲真嚴師也

公讀書錄不止此此特其喫緊者耳要之為讀書錄也其以要語名篇者恐非公意今正之
續宗守皖得蕭君比部時砥厲焉一日出示是錄類分之與續宗所編本少異曰再與校勘乃從續宗本刻之以示皖諸生使知向往焉
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丁未續宗識

薛氏讀書錄序

薛氏讀書錄後序

夫適千里者舉趾於几席登九級者振襟於庭除聖人之道大矣學者不得其門奚自入焉是故聖門以切問近思為近仁始愚聞薛文清公邃於性理之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恨未見也往年於南都得其要語三卷讀之愛其近裏著已使人肅精爽湛虛明心有主而衆邪退聽矣其語於無欲主敬處尤加詳曰分類輯之代嚴師焉近吾郡伯可泉胡先生以性理教皖學者方刻示是錄取前編相與考正曰毋庸類也從之嗟乎是編不過數百言而一言一藥學

者體認而實踐之其於六經之旨不遠矣薛公不少
屈於王振至幾陷大辟而不悔平生志節壁立萬仞
此豈徒能言之者哉讀其書論其世固尚友之道也
後學泰和蕭世賢謹識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上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使劄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錄之蓋以備不
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
云河東薛瑄識

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育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常沉静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常默可以見道

德進則言自簡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

必慎内外交修之法也

若膏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使當克去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其大不婚俱腦舌明而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

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德性之學要須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念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學至於心中有一物則有得矣主而非野矣自欺欺纔敬便查淳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吾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矣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凝定最有力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自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

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精專一則

窮理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

處事而求其當否則窮理也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騫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也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

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省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着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寡欲省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使澄然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
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
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
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不敬則心君放
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
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
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使不息有私使息矣惟無欲
最高有欲則低矣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
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為道矣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
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

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意纔有向使失其正不可不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

小人

有我之私最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

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夜氣如泉源渚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

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義理背馳可不謹哉

知道則言自簡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

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然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

察之功不可須臾或問也

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

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學以靜為本

心靜能處事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

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
有進德之地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子每常用力
於此故書以自勵

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
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
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久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
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臣當即所遇以爲其事
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
能以道自處審矣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使思簡默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大盡難繼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上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中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夜余
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
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
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
道否則匪人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
定須截斷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雖動作小事亦差矣况

大事乎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
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

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
躁擾掬急麤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

自家一個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循理則事自簡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謹言乃為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乎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
開卷即有與聖人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單襄公曰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
其心矣日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異矣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此亦名言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者宜深體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安矣得失而喜怒生
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
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

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五六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事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亂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

事不然

英氣甚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氣象

只觀人氣象使其知涵養之淺深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

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

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

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

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大學八條目工夫一節不可缺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子德行者識之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

百多矣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

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

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渚之頻數則必濁凡

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續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象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言矣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戲詭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詭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傲則仰慚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
矣

伯宗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
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所焉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

曰積德累善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中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下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四勿以視居先

輕言戲詭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輕言戲詭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彼其自得之道者進為
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

潛玩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
誦詞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為學第一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好為恠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惟正足以服人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
猶惡視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懣勞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寬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所守

大者不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立得腳定須寬和以處之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學須切問近思方見道不遠人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進時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
意不敢忽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生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討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眾之道

事纔入于使當思其發脫

事已往不追最妙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人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

浩然之氣自生矣

常充無欲害人之心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
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
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
意余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
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猶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
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子聽德惟聰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待左右當嚴而惠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踈略先儒謂前輩
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予覺有闊略之失
宜謹之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學者
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
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難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常一作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
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安重深沈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有人君當然哉一作為然有官君子

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
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一作燕息之
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
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

明矣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防小人
密於自修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
善道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撻撻
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
失宜之弊子經曰無忿疾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
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
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
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教為主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自容矣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物惡太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事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誠意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將大傲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

慎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為故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
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

處大事不宜太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作官一事不可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
體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收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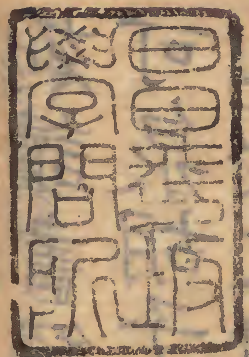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為難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下畢

刻讀書錄跋

可泉胡子刻讀書錄於皖世賢挾一冊來秀以示諸生錢教諭文曰以胡子惠皖學者惠秀士何如曰吾志也於是文遂刻之學宮刻成請序謂文曰此讀書錄要語也熟玩而精擇之以惠天下士者誰與大中丞東湖先生吳公也夫從善難擇善尤難孰能耳順如孔子知言如孟子哉世賢乃出家藏東湖先生所為序授文以弁諸首復進諸生而語之曰擇善難固執尤難東湖先生固其人也昔者世賢適楚錄刑宿辰州分司歎曰是薛文清公刮舊習處也宿是衆矣

克己之學孰有如薛公哉世賢於是請諸田子勤題
三大字於堂後以與宿此而同志者勉焉是錄出而
得讀者多矣讀之而不體體而不實不純猶無讀也
體之而實且純有不可為聖人乎書曰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嗚呼勉之哉
嘉靖甲申八月望日後學蕭世賢謹識



原本朝鮮刊刻

